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君子不忧不惧：君子人格与心理健康——自我控制与真实性的链式中介

作者：葛泉语、侯玉波

第一轮（编委初审）

编委意见：

意见 1：本研究聚焦于君子型人格对心理健康的正向效应，并考察了自我控制和真实性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关注于儒家文化下的人格特征，并将其与积极心理学结合，是社会心理学与人格心理学中新的尝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但是仍存在以下问题：

研究提出了 6 个基本假设，其中链式中介假设中也包含了君子型人格-真实性之间的正向效应，但 H1-H5 中并没有该假设，在整体模型中用“君子必诚其意”表述，是否有以往研究支持该路径，建议作者对该路径也稍作解释。

回应：感谢编委评审老师的肯定与指正！评审老师指出的这一问题，确实是因作者欠缺考虑而造成的，可能给读者带来一定程度的误解。请容许我首先解释一下原作之所以这样安排的原因和考虑，然后陈述经评审老师指正后本版所做的具体改动。原作之所以这样安排，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①本文问题提出的整体逻辑是，首先论述君子人格→心理健康，其次论述君子人格→自我控制→心理健康（即为解释君子人格和心理健康的关系而找出合理的中介机制），最后论述自我控制→真实性→心理健康（即为解释自我控制和心理健康的关系而找出合理的中介机制），由此形成君子人格→自我控制→真实性→心理健康的整体假设。因此君子人格→真实性的问题虽然隐含其中，但不是本文所聚焦的重心，所以没有作为一个独立假设予以提出。②由于其不是本文所聚焦的重心，因此在研究设计中，没有对君子人格→真实性的关系进行专门地验证（不同于假设 1-5），只是在验证假设 6（整体模型）时包含了对这一关系的验证，因此，与之相对应，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独立假设予以提出。③君子人格→真实性的关系虽然未作为独立假设提出，但其实已经包含在假设 6 的整体模型中，原作也有相

关的理论表述（但是确实没有明确指出）。鉴于以上因素，考虑到行文简洁，故没有独立提出该假设。原作对这一关系的理论基础的论述确实存在不够直接、不够明确的问题，容易让读者产生遗漏之感，经编委评审老师指出，现已做出改动。

具体改动：在 1.3 倒数第二自然段中，即在提出假设 6（整体模型）后，增补了对君子型人格→真实性的关系的理论基础的说明，明确指出其背后的支撑材料（以蓝紫色字标明了增补部分）。

意见 2：作者用 4 个研究验证其理论假设，即自我控制和真实性的中介效应。研究二对自我控制进行了操纵，研究目的是探讨自我控制的中介效应，但作者在进行数据分析和结果讨论中都表达的为自我控制在君子型人格对真实性及心理健康效应中调节效应显著。作者如何使用调节效应证明其中介效应的，这部分缺少相应的描述、解释及文献支持，仅“作为内部机制的解释得到进一步支持”的描述是不够的，否则容易引起读者误解。研究三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建议作者进行修改。

回应：原文的这个部分确实存在着一些含糊不清的表述，可能产生误解。之所以在研究二和研究三中使用调节效应分析来为中介效应的假设提供间接证据，主要是为了解决研究一自我报告的横断测量设计所存在的难以厘清因果关系的局限。以研究二为例，如果自我控制作为中介变量的假设成立，那么可以推论，当中介变量被控制后，自变量（君子人格）对因变量（真实性、心理健康）的正向效应将显著减弱。研究一已经通过统计法控制中介变量而验证了这一点，但有局限；研究二则采用实验操纵法来控制中介变量，以进一步验证该推论。这两种方法在 Spencer、Zanna 和 Fong（2005）的文献中分别被称为“measurement-of-mediation designs”和“moderation-of-process designs”。前一种方法在大多数中介分析研究中广泛使用，在本研究的研究一和研究四中也得到采用；而后一种方法虽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常见，但也见于《心理学报》的一些研究中，例如周圆圆、陈瑞和郑毓煌（2017）所做研究的实验三。本研究的研究二和研究三所采用的操纵中介变量的研究方法，虽然不能直接证明中介效应的成立（因为至少无法证明自变量对受操纵的中介变量存在效应），但是作为一组四项研究中的组成部分，能够为其他研究中所无法厘清的局限提供有益的补充，为中介效应的假设提供间接但有利的证据。原文在写作过程中确实未能很好地说清楚其中的逻辑，经编委评审老师指出，现已做出改动。

具体改动：在文章第三部分（研究二）引言处、3.2.3 最后一个自然段、在第四部分（研究三）引言处、4.2.3 最后一个自然段，即研究二与三的研究目的引言和结果讨论部分，对内容进行了重新编写（以蓝紫色字标明了改动部分），“作为内部机制的解释得到进一步支持”等含糊表述现已得到详细阐述，论述了其中的设计逻辑和目的、结果所能够说明的问题等方面，并注明了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Spencer, S. J., Zanna, M. P., & Fong, G. T. (2005). Establishing a causal chain: Why experiments are often more effective than mediational analyses in examining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9(6), 845–851. <http://dx.doi.org/10.1037/0022-3514.89.6.845>

周圆圆, 陈瑞, 郑毓煌. (2017). 重口味食物会使人变胖?——咸味对食物热量感知的影响. *心理学报*, 49(4), 513–525. <http://dx.doi.org/10.3724/SPJ.1041.2017.00513>

意见 3：本研究虽讨论的为儒家文化中的君子型人格，但作者已将其采用心理学方式进行理论建构和测量，同时中介变量和因变量等都采用的是目前心理学较为成熟的变量和测量方式，而全文的基础作者扎根于古文中对君子的描述，如“君子不忧不惧”，“克己复礼为仁”等在哲学和文学层面的探讨，是否有心理学理论可以对其进行补充论证？

回应：评审老师指出的这一问题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作者一直关注和努力的方向。仅从哲学层面进行理论建构，确实会使文章的理论基础不够扎实。因此，本文在提出问题和论述假设时，以及在总讨论中，都非常关注哲学和心理学的多学科资料，以期能够在兼顾哲学渊源的基础之上，为本研究找到更切实、更有力的心理学基础。这两方面的论证资料简要列举如下：

核心假设	哲学支撑资料	心理学支撑资料
君子人格→心理健康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孔子：“君子不忧不惧”，“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 晁说之：“不忧不惧，由乎德全而无疵”。 ● 汤一介（2009）：儒家特别重视个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儒家式应对方式的挫折内在乐观性和人的责任性维度可以预测更少的焦虑抑郁、更多的生活满意（景怀斌，2006）。 ● 君子人格与自我和谐（葛泉语，侯玉波，2019）、自我效能感（朱呈呈，王晶，侯玉波，2019）存在正向关联。
君子人格→自我控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在解释君子与积极心理状态关系（“君子有三乐”）的内在机制时，程子指出了“克己”在其中的作用，“人能克己，则仰不愧，俯不作”。 ● 《荀子·修身》：“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 	研究者发现了君子人格与随和性、尽责性（葛泉语，侯玉波，2019）、自我效能感（朱呈呈等，2019）的正向关联；而随和性与尽责性被证实与自我控制（Jensen-Campbell, Knack, Waldrip, & Campbell, 2007）和抵制诱惑（Jensen-Campbell & Graziano, 2005）有关，还有一些研究则报告了自我效能感与自我控制的正向关联（方小平，刘建平，郑治国，2015）。
自我控制→心理健康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孔子：“克己复礼为仁。” ● 《庄子·大宗师》：“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 	自我控制正向预测身心健康（Boals, Vandellen, & Banks, 2011）、情感幸福和生活满意（Hofmann, Luhmann, Fisher, Vohs, & Baumeister, 2014）、积极情绪（King & Gaerlan, 2014）、人际成功（Tangney, Baumeister, & Boone, 2004），负向预测心理障碍（Son, Yasuoka, Poudel, Otsuka, & Jimba, 2013）、内化与外化症状（Wills, Ainette, Mendoza, Gibbons, & Brody, 2007）、网络成瘾（Song, & Park, 2019），青少年期的自我控制还能够负向预测中年期的类精神病体验（Nishida et al., 2014）。
自我控制→真实性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在解释自我控制与积极心理状态关系（“克己复礼为仁”）的内在机制时，程子指出了“诚”在其中的作用，“克己复礼，久而诚矣”。 ● 周敦颐《通书》：“寂然不动者，诚也”。 ● 程子：“闲邪则诚自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Kokkoris、Hoelzl 和 Alós-Ferrer（2019）发现，对于理性的人来说，自我控制正向预测真实性，通过操纵而诱发自我控制能够提升真实性。 ● 研究者认为，自主性与胜任感（Sheldon, Elliot, Kim, & Kasser, 2001）、真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更大重叠（Lenton, Bruder, Slabu, & Sedikides, 2013）能够带来真实性，这提示我们，受到社会文化普遍赞许的自我控制可能有助于提升人们的这种感觉。
真实性→心理健康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孟子·尽心》：“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 《朱子语类》：“‘君子坦荡荡’，只是意诚”。 	真实性正向预测幸福（Thomaes, Sedikides, Bos, Hutteman, & Reijntjes, 2017; Sutton, 2020）、生命意义感（Schlegel, Hicks, Arndt, & King, 2008）、自尊（Kernis & Goldman, 2006），并通过正念影响主观幸福（Zheng, Sun, Huang, Zou, 2020），负向预测抑郁、自我隐瞒、自我分离（Lopez & Rice, 2006）、心理压力（Cohen, Kamarck, & Mermelstein, 1983）。

由于君子人格的心理学研究非常鲜见，因此本文从现有的非常有限的文献资料出发，结合该构念的意涵，为本文的假设建构和结果探讨提供间接的文献证据。可以看到，虽然这些

假设植根于中国哲学的理论体系，以避免掉入“以西释中”的研究陷阱，但是在论述过程中，也尽力体现了该理论在心理学研究中的既有基础。虽然相较于其他成熟的心理学理论而言，君子人格的心理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无法找到比较直接和现成的心理学理论作为支撑，但是本文在问题提出和结果讨论中，接续了已有的心理学研究脉络，在心理学层面上参与了这一重要问题的探讨。

第二轮（外审）

作者说明：感谢评审老师们的悉心评阅和宝贵意见！根据评审老师们的修改意见，我们对本文各个部分进行了全面的修改（改动部分在正文中以蓝紫色标出），主要的改动包含以下方面：

①问题的提出部分：修订并增补了对君子人格的详细论述，为君子人格的概念及其量表编制过程给出了更充分的说明；并补充了整体模型假设的理论论述。

②方法与结果部分：重新设计和施行了研究一，相较于旧稿研究一，新稿研究一更换了自我控制的测量工具、将心理健康的测量工具保持为与研究二一致、增加了对社会赞许性的考虑和控制，以回应评审老师们所提出的意见。

③总讨论部分：重新编写了“局限与未来方向”部分，对评审老师们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讨论。

④附录部分：为君子人格量表标明了维度，以使维度与各条目关系更为明晰。

以下我们将对评审老师们的修改意见进行逐条回应，并简述据其所做出的具体改动。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本研究基于积极心理学和儒家文化心理学的整合视角，构建了君子人格影响心理健康的链式中介模型，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富有创新性。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的肯定！

意见 2：但仍存在以下问题，请作者考虑：

概念内涵的界定。首先，论文的核心概念，即君子人格，缺乏足够的介绍和描述。什么是君子人格？君子人格几个维度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分别对应哪些题目？从测量内容来看，君子人格的几个维度与中介变量（即自我控制、真实性）的内涵似有重合之处。如何理解这些概念间的相似与不同？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建议。非常抱歉，作为论文的核心概念，君子人格在旧稿中的介绍和描述确实是不够充分、不够详尽的。我们已在新稿中针对这一问题竭力做出改进，以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君子人格的含义。此外，通过认真反思，我们认为，君子人格与自我控制、真实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重叠或部分重叠的关系。君子人格是一种人格特质，自我控制是一种能力（“capacity”，依据 Touré-Tillery & Fishbach, 2015），真实性是一种感觉（“sense”，依据 Kokkoris, Hoelzl, & Alós-Ferrer, 2019）。因此，或许君子人格的特质内涵就决定了其更可能拥有自我控制的能力并体验到真实性的感觉（而这正是本文希望通过实证研究所验证的），但是不得不说人格特质在概念上还是与能力或感觉有根本分别的。本文也尝试采用多种测量和操纵方法来契合能力概念或感觉概念的特点，例如通过真实行为的回忆来量化自我控制、通过回忆启动来操纵真实性感觉等。作为一个有益的补充（而非先验的或充分的证据），研究一和研究四的相关分析结果也支持君子人格与自我控制、真实性的相异（ r 分别为 0.54、0.45、0.44、0.62）。因此，作为对这一富有启发性的问题的答复，我们认为君子人格与中介变量是不同的。

具体改动：①根据评审老师的建议，我们在 1.1 的第一自然段中补充了君子人格的定义、君子人格各个维度的具体内涵（增补部分以蓝紫色标出），详细论述了君子人格的概念意涵，以便读者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君子人格的具体所指。

②由于论文篇幅所限，我们在尝试之后感到较难找到恰当的位置把 5 个维度所对应的 30 个条目全部在刊发论文中呈显出来（虽然我们非常愿意公开此问卷内容），故此，我们采取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改进措施：其一，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君子人格的测量内容，我们在 2.1.2 中的君子人格测量的自然段中增补了一个示例条目（增补部分以蓝紫色标出），以使读者更直观地感受到测量量表的主要形式。其二，在附录的《君子人格》问卷中，我们标明了各个

维度所对应的具体条目，以使得维度和条目的对应关系清晰可见。当然，如果评审老师认为确有必要，我们愿意在后续修改稿中将问卷条目（及其对应维度）以论文附表的形式在刊发论文中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Kokkoris, M. D., Hoelzl, E., & Alós-Ferrer, C. (2019). True to which self? Lay rationalism and decision satisfaction in self-control conflic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7*(2), 417–447. <http://doi.org/10.1037/pspp0000242>

Touré-Tillery, M., & Fishbach, A. (2015). It was(n't) me: Exercising restraint when choices appear self-diagnostic.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9*(6), 1117–1131. <http://doi.org/10.1037/a0039536>

意见 3：其次，“真实性”的概念也模糊不清。作者在文中使用了来自国外研究中“真实性”证据，它和作者提及的儒家文化中的“真实性”是否相同？

回应：真实性是指与真实的自我保持一致的感觉（Kokkoris, Hoelzl, & Alós-Ferrer, 2019），也就是说，当人们的行为反映了真实自我或核心自我时，他们感受到真实性。我们认为，很难说儒学的“诚”与西方的“真实性”概念是完全等价的，但两者之间具有很大的相通之处。儒学中对于“诚”的定义和描述，在《大学》中得到比较集中的体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在这里作者首先定义“诚”是不自欺，也就是外在的行为不应违背真实的自我，这与西方的“真实性”定义明显有相通之处。《大学》作者还采用了一个比喻，“诚”就好比，对于臭味儿感到厌恶，就自然在外在行为上远离它，而对于“美”感到喜好，就自然在外在行为上趋近它。这个比喻也说明了“诚”是指外在行为与真实自我的一致性，只不过它是用先秦或两汉文言文的形式表述的。根据南宋哲学家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此句的注疏“自欺云者，知为善以去恶，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可以看到，“诚”概念的一种反面表现是，内心的自我知道要去恶扬善，但实际的行为却与此相悖。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这样解释“诚”，“譬如一块物，外面是银，里面是铁，便是自欺。须是表里如一，便是不自欺”，“诚意，只是表里如一。若外面白，里面黑，便非诚意”，“所谓‘诚其意’者，表里内外，彻底皆如此，无纤毫丝发苟且为人之弊。如饥之必欲食，渴之必欲饮，皆自以求饱足于己而已，非为他人而食饮也”，这些同样是在指出外在行为与内在自我的一

致性问题。明代哲学家王阳明也以“知行合一”作为《大学》“诚意”的重心，这更进一步提示我们，“诚”在个人修养层面上是指外在行为与真实自我保持一致、外在行为反映真实自我。总而言之，中国的这些理解与西方的“真实性”概念相去不远。我们觉得，以上这些讨论和梳理更偏向于哲学、文学、经学的学科范式，如果花费太多篇幅介绍的话，可能有掉书袋之嫌，亦易模糊重点，因此本文仅引述了关键性的典籍材料，而没有做过多展开。当然，我们非常认同您的疑虑，因此我们在 6.4 讨论本文局限的自然段中指出，“真实性主要采用现成量表进行测量，尽管便于理解君子人格与已有许多信效度证据的心理变量之间的关系，但它们与中国哲学语境中的对应概念显然很难做到完全等价”，以此提醒读者更具批判性地看待“诚”与真实性的异同。

意见 4: 模型的论证逻辑不够严密。作者在前 5 个假设中仅论证了每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这种两两相关关系是否就能代表这四个变量之间就一定有系统的关系？审稿人认为，目前作者的论证尚不足以支撑君子人格→自我控制→真实性→心理健康四者的变量关系，尤其是，君子人格→真实性→心理健康。此外，作者在文中提出了君子人格影响心理健康的整合模型（即图 1），而文中并未对该整合的理论框架进行阐释，比如，为什么选择自我控制和真实性（而非其他变量，如智、义、信等）作为君子人格影响心理健康的中介变量？建议作者在这一部分作系统梳理和提炼。

回应: 感谢评审老师指出了这一重要问题。请容许我们做一些解释，我们在原稿中不仅论证了变量两两之间的关系，其实也为中介角色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原稿的假设框架，因此对于中介角色的理论论述确实存在不够明确的弊端。在修改稿中，我们增补了这方面的论述，以期使中介作用和整体模型的理论基础更为明晰。此外，作为对于评审老师提问的回答，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是我们选择自我控制和真实性作为君子人格影响心理健康的中介变量，而是以往儒家哲学家（如《大学》作者、程子、朱子等）曾经明确选择这些中介机制来解释这一效应（这些论述现已在新稿中明确补出）。他们基于哲学（经学）学科的研究范式得出了对于人性和人心的理论命题，而本研究希望采用现代心理学的范式为这些命题进行实证检验。因此，这些中介变量实非本文作者附会而成，而本身具有儒学体系的学理渊源。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中介变量很难说是君子人格影响心理健康的唯一机制，而仅仅是其中一种机制而已，其它变量亦可能在其中起到作用（有待未来的研究继续探明）。作为一个有益的补充（而非先验的或充分的证据），在四项实证研究中所发现的证据，绝大多数

都支持了部分中介作用（而非完全中介作用），这也暗示我们还有更多的中介机制有待发掘。因此，我们在 6.4 讨论本文局限时指出了“研究中的链式中介大部分属于部分中介作用，即君子人格与心理健康关系还存在其他内在机制，未来研究还须继续探明”，以使读者更清晰地了解到其中的情况。

具体改动：我们在“问题的提出”一节中增设了 1.4 来论述整体假设模型的理论基础（增补部分以蓝紫色标出），为君子人格→自我控制→心理健康、自我控制→真实性→心理健康、君子人格→真实性→心理健康、君子人格→自我控制→真实性→心理健康提供了理论基础的系统论述。

意见 5：一些统计图表的表述存在问题，比如，表 1 性别、最高学历为类别变量，不应呈现均值和 *SD*（同表 2），请作者核实、更正。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对于论文细节的悉心关注。我们重新查阅了《心理学报》自 2020 年以来刊登的使用了描述统计和相关关系表的论文，我们注意到，在描述统计和相关关系表中为性别、学历、婚姻状况等变量标注 *M* 和 *SD* 的做法似乎是通用的做法，这一做法在多数论文中均得到了采用。同时，我们也查阅了国外权威期刊的一些文献，我们发现，这一做法在国外 2020 年文献中也并不鲜见。可见，总体而言，为性别等变量标注 *M* 和 *SD* 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当然，我们非常认同您的疑虑，因为，为类别变量标注 *M* 和 *SD* 确实可能使读者感到困惑，因此，我们为表格标注了性别、学历的具体取值（在表格下方小注内），我们相信这些小注可以帮助读者更快速而准确地理解这些变量的取值意涵。

在表格中为性别或学历等变量标注 *M* 和 *SD* 的文献举例如下，可供参考：

罗萍, 施俊琦, 朱燕妮, 房俨然. (2020). 个性化工作协议对员工主动性职业行为和创造力的影响. *心理学报*, 52(1), 81–92. <http://doi.org/10.3724/SP.J.1041.2020.00081>

章凯, 时金京, 罗文豪. (2020). 建言采纳如何促进员工建言:基于目标自组织视角的整合机制. *心理学报*, 52(2), 229–239. <http://doi.org/10.3724/SP.J.1041.2020.00229>

陈晨, 张昕, 孙利平, 秦昕, 邓惠如. (2020). 信任以稀为贵? 下属感知被信任如何以及何时导致反生产行为. *心理学报*, 52(3), 329–344. <http://doi.org/10.3724/SP.J.1041.2020.00329>

魏薇, 房俨然, 李剑南, 施俊琦, 莫申江. (2020). 冲突对绩效的影响: 个体、团队宜人性的调节作用. *心理学报*, 52(3), 345–356. <http://doi.org/10.3724/SP.J.1041.2020.00345>

- 陈曦梅, 罗一君, 陈红. (2020). 友谊质量与青少年直觉进食: 链式中介模型及性别差异. *心理学报*, 52(4), 485–496. <http://doi.org/10.3724/SP.J.1041.2020.00485>
- 胡巧婷, 王海江, 龙立荣. (2020). 新员工工作重塑会带来积极的结果吗? 领导成员交换与个体传统性的作用. *心理学报*, 52(5), 659–668. <http://doi.org/10.3724/SP.J.1041.2020.00659>
- Bai, F., Ho, G., & Yan, J. (2020). Does virtue lead to status? Testing the moral virtue theory of status attain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8(3), 501–531. <http://doi.org/10.1037/pspi0000192>
- Zheng, S., Sun, S., Huang, C., & Zou, Z. (2020). Authentic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mindfulnes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84, 103900. <http://doi.org/10.1016/j.jrp.2019.103900>
- Zeng, P., Zhao, X., Xie, X., Long, J., Jiang, Q., Wang, Y., Qi, L., Lei, L., & Wang, P. (2020). Moral perfectionism and online prosocial behavior: The mediating role of moral identit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online interpersonal trus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62, 110017. <http://doi.org/10.1016/j.paid.2020.110017>
-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 本文有一定的意义, 试图从儒家概念出发探究其心理学的前因后果本身也是非常好的尝试, 这类研究值得鼓励, 但是作者在理论和实际研究操作上确有不少问题, 不得不正视。

回应: 感谢评审老师的肯定!

意见 2: 实际上, 自变量“君子人格”既是研究的创新和亮点, 又是研究最重要的变量之一, 作为研究的自变量, 它是如何进行理论定义和如何进行操作性定义便十分重要。在文中, 作者需要说明这个概念的定义是什么, 而操作性定义又是什么, 为什么这两个界定能够匹配, 这需要足够的辩护, 这应该是本土化研究非常需要解释和解决的问题。论文的 1.1 部分就应该解决这一问题。

回应: 评审老师所提出的这一问题是非常关键的, 请容许我对于您的评审意见进行逐条说明, 并阐述具体改动。

意见 3: 那么作者做概念化论述的“君子”是标题“君子不忧不惧”, 那么这里我猜想君子

那就是两个维度，不忧和不惧。

回应：抱歉给您带来了这种误解，“君子不忧不惧”不是君子的定义或含义。通过您后面的评审意见，可以看出，在您后来的文本阅读中其实已经修正了这个误解。

意见 4：但是作者第一句又引用陈来的话说，“君子概念凝结着儒学对人生理想、生活态度、美好人格、行为方式等重要问题的集中论述”，那么这里我理解为君子概念里有信念、态度、人格、行为等层面，且是儒家色彩的信念、态度、人格、行为。那么这就和标题“君子不忧不惧”并非同一个对君子的解释。

回应：这句话的初衷是对君子概念做一个介绍，而非定义。“A 凝结着 B”的句式不等于“A 是 B”，这句话想表达的意思是儒学通过这个概念来讨论这些问题，着重表达的是它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我们非常认同评审老师的看法，这句话确实可能引来许多歧义，因此，在新稿中，我们删除了这一句话。

意见 5：第二句话“根据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朱熹，2011）中的定义，君子是“成德之名”，是指一种完整的、理想的人格。”那么这句话对君子的定义又不相同，作者说君子是完整、理想的人格。换句话说，作者认为君子只是一种人格（当然“成德之名”是不是人格还需要讨论，且中国文化下说“人格”与西方心理学的“人格”是两个概念，前一概念明显是道德成分，而后一概念明显可以无关道德），那么这句话把君子的概念又换了。这样三句话，表达了三个对君子不同的界定。那么作者需要说明，理论上，究竟应该使用何种君子界定？以及为什么。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这一意见对于帮助我们厘清君子人格概念介绍的表述具有很大的帮助。此外，君子人格其实并非明显是道德成分，君子人格并不局限于道德和政治范畴，这个概念既重道德、也重非道德（李长泰，2011；陈来，2019）。

具体改动：我们将 1.1 第一自然段中的第一句修改为：君子人格是指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思想）中的理想的人格特质，这一定义的依据是朱熹（2011）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所指出的“君子，成德之名”和钱穆（2011）在《四书释义》中所指出的“君子者，盖孔子理想中一圆满人格之表现也”。

参考文献:

陈来. (2019). *儒学美德论*.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李长泰. (2011). 儒家君子范畴内涵新论. *江西社会科学*, (10).

意见 6: 同时, 第四句话作者直接说出了操作定义: “实证研究发现, 孔子思想中的君子人格包含智仁勇、恭而有礼、喻义怀德、有所不为与持己无争 5 个维度 (葛泉语, 侯玉波, 2019)。”那么我仔细思考“智仁勇、恭而有礼、喻义怀德、有所不为与持己无争”这五个维度, 似乎和上面的所有定义又不相同, 那么作者是使用这个操作定义来定义本来应该从理论中推导出的概念定义吗? 如果我们只采用心理学计算出的操作性定义, 那么实际上无需从书中去寻找这个概念是什么, 进行逻辑推理, 直接进行研究即可。那么作者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本文从这里就开始没有论述这个概念问题了, 但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一定要论述清楚。对于此, 还有一个问题, 即这个操作性定义, 也就是作者的君子问卷和君子维度。作者的君子人格问卷在附录中并未分维度, 我不知道哪些条目对应“智仁勇、恭而有礼、喻义怀德、有所不为与持己无争”, 那么无法理解为何是这样的五个维度。实际上, 作者不应该吝惜笔墨于这个量表编制过程, 因为作者的概念来源于此。这里还有几个问题需要作者回答, 如果作者就采用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来解决概念问题, 那么除了前述理论问题, 读者还需要知道这五个维度的几十个项目是不是来源于古代先哲的论述? 但是实际上附录里它是现代化的口语, 那么这里有没有文化变迁导致的意义偏移? 如果没有, 这是现代人的因素分析结果, 它能否反应君子这个古老概念的真实结构? 我想作者都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很好回答。上述是为君子概念的问题, 这个概念应该是自上而下的理论推导和自下而上的实证心理学研究结果统合的结果, 而本文对这个概念的探讨几乎缺乏, 对此问题的论述直接影响该文的意义和合法性。

回应: 很抱歉我们未能对这一量表做出足够明晰的介绍。《孔子思想中的君子人格问卷》初测条目全部来源于《论语》, 考虑到被试在阅读和理解量表条目时的准确性和便捷性, 所有条目都根据原文使用白话文进行编写。第一步, 将《论语》全书提及“君子”的 87 章摘出。第二步, 剔除 3 种类型的章句: 不是孔子本人的言论、不是对君子人格特质进行描述的语句 (如《雍也》“女(汝)为君子儒, 无为小人儒”等)、针对特定人群而不适用于一般个体的表述 (如《乡党》“君子不以绀緇饰, 红紫不以为袷服”等)。第三步, 将余下的 48 章内容

编制成白话文条目，释义主要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同时以钱穆《论语新解》和杨伯峻《论语译注》为参考。单章中包含多个描述性语句的，拆分成不同的条目，以保证每个条目的内容不是复合性的，以便被试作答。最终形成 80 个条目的初测问卷。此后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效标关联效度分析，最终形成量表。这一量表是直接从儒学对于理想人格特质的论述文本出发的，因此已经尽可能地契合其定义。很抱歉我们在原稿中没有列出各个维度与具体条目的对应关系，在新稿中已做修改。关于量表的现代汉语问题，该项研究的研究者在编制量表时主要以《四书章句集注》《论语新解》《论语译注》为参照，在减轻文化变迁导致的意义偏移上做出了一定努力，但确实难以完全消除这一点；而关于评审老师指出的这是现代人的因素分析结果的看法，我们非常认同，其因素结构确实是现代人心理结构的表现（当然，现代人不意味着与古代截然相异），而我们也用此来预测现代人的心理状态。评审老师指出的这些问题确实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也在问题的提出和总讨论部分做了改动，以使这些问题得到更详细的论述。

具体改动：①我们将 1.1 介绍这一量表的语句修改为（修改部分以蓝紫色标出）：有研究者选取《论语》中孔子对君子的论述作为原始材料编制现代汉语初测条目，通过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效标关联效度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发现，孔子思想中的君子人格包含智仁勇、恭而有礼、喻义怀德、有所不为与持己无争 5 个维度（葛泉语，侯玉波，2019）。其中，“智仁勇”代表着君子对待世界的基本生活态度，描述的是一个人具有充分发挥心灵自主性的理性态度和照亮事理的明智态度并能够将其付诸行为实践的特质；“恭而有礼”维度代表着君子与世俗人伦和社会规范的相处方式，描述的是一个人对世俗规范、社会秩序和人际生活保持恭敬谦逊、戒慎诚信态度的特质；“喻义怀德”维度代表着君子对于超然世俗之外、更为抽象的道义原则的追求，描述的是一个人明白自己要做应当做的事情、保持自己固有之善的特质；“有所不为”维度代表着君子的行为边界意识，描述的是一个人了解行为的底线和边界、不违背底线的特质；“持己无争”维度代表着君子对待事务的努力方向和着眼点，描述的是一个人在完成事务和解决问题时、在遭遇困难和挫折时从自己的角度去发现问题、改变现状并且明白与他人争胜无助于问题解决的特质。

②我们在 6.4 讨论本文局限时增补了以下语句（增补部分以蓝紫色标出）：君子人格的测量量表虽然取材于《论语》，但为使被试易于理解，依据《四书章句集注》《论语译注》《论语新解》改写为现代汉语，其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古今文化变迁导致的意义偏移；而量表编制过程采用的被试都是当代人，所反映的更多的是当代人的心理结构。

③在附录的《君子人格》问卷中，我们标明了各个维度所对应的具体条目，以使得维度和条目的对应关系清晰可见。

意见 7：作者提出主要假设的论述在于：“在儒学论述中，君子人格与心理健康有着密切关系。孔子提出“君子不忧不惧”和“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论断；晁说之进一步指出“不忧不惧，由乎德全而无疵”（朱熹，2011）；汤一介（2009）也曾指出，儒家特别重视个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可以看到，作为儒学理想人格，君子被学者普遍认为具有更少负性情感、更多心理和谐与积极状态。”这里“君子不忧不惧”成为了君子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但仔细考虑，这里的引文，君子不忧不惧、君子坦荡荡，这真的是心理健康吗？不忧不惧和坦荡荡是对君子状态的描述，和心理健康之间并非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关系，这中间有明显的理论空隙，需要解释。

回应：先秦典籍由于书写材料的昂贵，确实存在言简义丰的特点，再加上语词古今异义的普遍存在，确实使得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可能存在多重迥异的解读。在这里，我们主要以权威译文为参考。现当代语言学家杨伯峻《论语译注》对“君子不忧不惧”的翻译是“君子不忧愁、不恐惧”，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翻译是“君子心地平坦宽广，小人却经常局促忧愁”，香港汉学家刘殿爵（D. C. Lau）对此二句的翻译是“The gentleman is free from worries and fears”和“The gentleman is easy of mind, while the small man is ever full of anxiety”，根据这些论述（君子更少 worries、fears、anxiety），本文指出“君子被学者认为具有更少负性情感”，我们以为这种推论是合适的，并没有过分地引申或曲解原句。此外，我们也指出汤一介（2009）的观点，以他的学术成果为依据，提出儒家重视心理和谐。由这两点，我们并没有做过度发挥，而仅就原来章句的含义做总结。此后，我们紧接着就转入实证研究证据的分析。在这些经典论述和实证证据的综合提示下，我们才假设君子人格和心理健康的关系，而并非如评审老师所言“君子不忧不惧成为了君子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认为，更少负性情感和更多心理和谐虽不能等同于心理健康，但确实是心理健康的重要部分，作为支撑性材料，确实可以提示我们君子人格与心理健康的关联。

意见 8：中国文化的君子更多其实并非是一个自变量，而是一个因变量，即君子其实是儒家修身之后的形态，而对这个形态的描述其实是对应着自变量的。就如为何“君子不忧不惧”？

实际上“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而这又来自于不忍人之心的四端，所以就像作者所引，君子的“不忧不惧，由乎德全而无疵”，它是个道德结果，也是修身的完备状态。这和心理健康实际上并非一回事。仅仅从“君子不忧不惧”来理解这句话，成为“君子被学者普遍认为具有更少负性情感”，这就有些肤浅了。

回应：您所提出的这些重要问题引起了我们的许多反思，请允许我们在此阐述一下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首先，针对您的第一句话，我们认为，君子人格不仅可以成为自变量，也可以成为因变量。其一，如果君子是修身的结果，而君子又只能是因变量，那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在说什么？修身以成为君子当然是起点，而有一系列的结果。其二，如果君子是修身之后的形态，那么世界上还哪里有君子？因为修身本应是毕生所为，不存在“修身之后”的阶段。如果是说修得一点便养成一点君子人格（而不用等完全修完之后），那么君子人格就是有个体差异的（有人修得多、有人修得少），如果这种差异不影响任何生活现实，请问我们为什么要特意通过修身去产生这种差异？如果它至少影响一些生活现实，那么它可以是自变量。其三，我们非常愿意在未来开展将君子作为因变量的研究，因为培育和养成君子确实具有极大的价值和意义，但这并不使得以君子为自变量的研究就失去其意义，因为君子人格为个体、为社会带来的结果当然是值得研究的。其四，从逻辑上，不存在一个只受他者影响、而毫不影响他者的事物，因此，没有哪个概念只能作因变量而绝对不会影响其他变量。这个世界或许确实存在只影响他者、而毫不受他者影响的事物，如西方文化中的“上帝”，如庄子哲学中的“真宰”。但以我们浅陋的哲学知识所见，似乎不会有只受他者影响、而毫不影响他者的事物，至少君子人格应该不是这样的。

《中庸》明确指出：“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大意是说，即使是不修身的普通人（“愚”与“不肖”），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部分地反映出君子之道；而要想把君子之道做到极致，即使是圣人也很难做到极致。因此，如果把君子简单地看作一种修身结果、一种完备状态，那么就割裂了普通人与修身之人的不可割裂的连续性，而对普通人身上自然存有的符合君子之道的特质视而不见，这是对儒学基本理论的根本违背。您所引用的孟子四端说，难道不是恰恰说明仁义礼智等特质的表现的普遍性吗？这当然可以通过修身加以扩充，但却不能否认，即便是不修身的普通人，其身上也普遍地、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特质。

其次，针对您的第二句话，即便说“仁”来自于“不忍人之心”的四端，可是，为什么说“勇”

来自于“不忍人之心”的四端？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里面并没有涉及到“勇”。根据孟子的说法，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人皆有四端，可是，为什么有的人忧惧、有的人不忧不惧呢？可见，以这种方式来理解，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不忧不惧，由乎德全而无疵”，是一个非常显明的因果判断句。这句话不是“不忧不惧，乃德全而无疵”，也不是“不忧不惧，属于德全而无疵”，也就是说，“不忧不惧”和“德全而无疵”的关系绝非等价或包含关系，而是“由乎”。为什么“不忧不惧”，是由于“德全而无疵”。也就是说，“德全”是因，更少的负性情感是果。把“德全”理解为道德完整是明显的以现代汉语望文生义。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指出：“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它不是现代汉语意义上的道德。即便我们不管“德全”是什么意思，由于这句话是《四书章句集注》中对于《论语》“君子不忧不惧”一句的注疏，因此这里的“德全”无疑指代君子。那么也就是说，君子是因，更少的负性情感是果。因此，或许“君子不忧不惧”还可以有其他的理解方法（例如您所说的不忧不惧是对君子的描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至少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是明确地把“君子不忧不惧”理解为因果判断句的。

具体改动：我们在 6.4 讨论本文局限时增补了以下语句（增补部分以蓝紫色标出），以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这一问题：未来研究还应着眼于如何培育和养成君子人格的问题，这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君子人格的理解。

意见 9：作者提出自我控制假设的主要来源是：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以及朱熹的“人能克己，则仰不愧，俯不忤”。虽然克己复礼是否在讲抑制自我是有争议的，即使在讲，那么这里也是仁，而非君子，君子和仁是不是一回事？它们之间又何关系？为何仁的理论会推理出“君子人格对自我控制存在正向效应。”？

回应：很抱歉没让您看懂这段话，请容许我们逐句介绍 1.2 前两段内容的写作意图：

段落	文本内容	语句功能
第一自然段	在解释君子与积极心理状态关系（“君子有三乐”）的内在机制时，程子指出了“克己”在其中的作用，“人能克己，则仰不愧，俯不忤”（朱熹，2011），这提示我们自我控制可能是君子与心理健康关系的中介因素。	解释为什么引入自我控制作为中介变量
	对于“克己”的含义，何晏认为是约身、规约自己，邢昺认为是胜去嗜欲（杜维明，2014）；朱熹则指出“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朱熹，2011）。	解释为什么“克己”含有自我控制的含义
	这与心理学中的“自我控制（self-control）”有相通之处，其定义是控制冲动以抵制诱惑、保护有价值的目标的能力（TouréTillery & Fishbach, 2015）。	解释自我控制的定义
	自古以来，西方神话与宗教有许多警示人们自我控制的诫训，在中国文化中亦不鲜见，如《左传》就曾记载楚灵王“不能自克，以及于难”的历史。	解释研究自我控制的意义
第二自然段	一些论述和实证研究为君子与自我控制的联系提供了间接的证据。例如，《荀子 修身》曾指出“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认为君子更少为外物所支配。研究者发现了君子人格与随和性、尽责性（葛泉语，侯玉波，2019）、自我效能感（朱呈呈等，2019）的正向关联；而随和性与尽责性被证实与自我控制（Jensen-Campbell, Knack, Waldrip, & Campbell, 2007）和抵制诱惑（Jensen-Campbell & Graziano, 2005）有关，还有一些研究则报告了自我效能感与自我控制的正向关联（方小平，刘建平，郑治国，2015）。据此，提出假设 2：君子人格对自我控制存在正向效应。	论述君子人格与自我控制的关系，并提出假设

据此，恳请您重新详阅这些段落。我们从未提及或暗示“君子”和“仁”是一回事，我们当然认为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君子人格对自我控制存在正向效应”的段落里也没有提及任何一个“仁”字。

意见 10：作者在假设 3 的提出处有这样的表述“这提示我们，“仁”的内涵至少部分地与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健全和心理健康有关。”这我不能同意，无论哪些儒家学者论仁的内涵，它的概念内涵都和心理健康没有任何关系。它可能在表现上与心理健康有表面上的相关，但是这并不是儒家思想表达的核心内容，这种相关是作者的假设，是需要论述的，而不是直接说出的，它不是不言自明的。

回应：当代哲学家杨立华（2018）在《一本与生生：理一元论纲要》中指出：“把仁理解为心灵的无限生机，不仅有先秦儒学经典的渊源，亦有其古典汉语语脉的基础。”我们相信评审老师所说的“无论哪家……都没有任何……”是一种语气上的强调，而不是真的这么认为。例如，北宋哲学家程子认为，在生理上，“不仁”是指手足痿痹，因此，在心灵上，“不仁”也是一种心理的痿痹、瘫痪。那么，与此相反，“仁”当然是心理功能得以正常而健全地发

挥的含义。这里所说的也并不是表面上的表现，他们确实是针对“仁”的本质内涵来谈的。我们认为，“仁”的理解确实是众说纷纭的，但本文的这种理解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评审老师所指出的这一问题确实是存在的，这种表达容易让读者产生误解，因此，我们对这句话做了修改。

具体改动：我们将本句修改为（改动部分以蓝紫色标出）：孔子指出：“克己复礼为仁。”关于“仁”的含义，朱熹认为是指“本心之全德”，并指出“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程子在别处曾以“医书以手足痿痹为不仁”来比喻心灵的“不仁”的含义（朱熹，2011），这提示我们，“仁”的内涵至少部分地与心理健全和心灵生机有关。

意见 11：在这一段论述中，作者还有一种将西方的自我控制概念等同于“仁”的推理，实际上这明显是偏颇的。作者需要更多理论论述。

回应：我们没有明示或暗示自我控制等同于“仁”，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请您费心重新详阅。

意见 12：作者在论述“真实性”时也有类似问题，作者说“程子指出了“诚”在其中的作用，“克己复礼，久而诚矣”（朱熹，2011），这提示我们真实性可能是自我控制与心理健康关系的中介因素。”虽然寓意更加复杂不去讨论，但是字面上这里似乎只能表明自我控制时间长能达到真实性。还得出不出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回应：这里涉及到注疏学的问题，这句话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的注疏，也就是说，它本身是用来解释为什么“克己复礼为仁”的。因此，原稿中完整的句子是“在解释自我控制与积极心理状态关系（‘克己复礼为仁’）的内在机制时，程子指出了‘诚’在其中的作用，‘克己复礼，久而诚矣’”。所以，程子的这句话不是孤立的，它本身是用“诚”来解释“克己”与“仁”的内在机制的。

意见 13：顺便说一下，作者这里和 1.2 第一段，都说“程子指出了”，但是引用的都是朱熹的话，似乎不对。

回应：这些章句是程子所言，但是是收录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古代典籍因其有异于现代科学著作的编排体例，以及古今流转中的版本问题，确实很难完全找出每句古文的最原始出处。

意见 14：研究中，作者确有编委说指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一阵见血，且我认为作者还未很好回答，即概念中有中国概念又有西方概念，中国概念的操作性定义是根据西方心理学的方法得来的（如君子），而西方概念在文章中的适用性又是通过中国古典文献推断而来的（如自我控制、真实性），这里有一种很强烈的研究上的文化混搭感，事实上研究均发现文化混搭会一定厌恶情绪，放在研究中也有同样感受，这并不十分匹配。且作者除了自变量已经如自己所言，“掉入以西释中的研究陷阱”了。作者应该解释这个问题，消除读者疑虑。

回应：编委初审中的意见是指过多哲学理论、较少心理学理论（这个问题我在上一版中已做回应），而并未提及既有中国概念又有西方概念。我们在对编委初审的回应中所称的“以西释中”是就理论构建而言，而不是就验证方法而言。以西释中和中体西用本身是不同的意思。中国概念的操作性定义，确实是通过西方心理学方法得来的（如果一定要分东、西的话），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缺憾，现阶段我们或许很难摒弃因素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数理统计的规律而发展出中国的研究方法，但是借用这些数理规律来研究中国的问题同样是有意义的。西方概念的论述并非仅通过中国古典文献推断而来，而是既有哲学支撑材料、又有心理学实证证据，当然，心理学证据中有许多就是西方的。尽管我们做了这些回应，但是我们依然非常认同评审老师的看法，考虑到现阶段完全抛弃西方现有成果而另起炉灶确实存在难度，因此我们在 6.4 讨论本文局限时指出“自我控制与真实性主要采用现成量表进行测量，尽管便于理解君子人格与已有许多信效度证据的心理变量之间的关系，但它们与中国哲学语境中的对应概念显然很难做到完全等价”，以期使读者关注到这一局限和缺憾。

意见 15：在研究一中，君子人格、自我控制、真实性、心理健康之间都有很高的相关，均在 0.4 以上，大部分都高于 0.5，这保证了作者无论如何变换这几个变量，它们之间的模型都会成立。这也意味着这几个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的多重共线性。理论上，它们不应该一起多重共线，都是相对独立的概念。如果你仔细阅读问卷材料，不免产生疑问，这会不会是社会赞许性产生的结果，这种相关并不表明这几个概念之间相关，只表明社会赞许性导致他们都

高？如果仔细看问卷条目，就会发现四份问卷均存在极强的社会赞许性。君子就不说了，它本身就是有好坏的变量，所有条目都涉及填答时候的社会赞许。其他几个变量的条目也都含涉社会赞许，作者并未控制社会赞许性，也未做何讨论，这里需要解释。

回应：评审老师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们做了一些操纵，并在指导语中提示被试，我们并没有询问以下表述是否正确，而是它们是否符合您个人的真实情况，但确实无法完全避免社会赞许性问题。因此，我们在修改稿中对此进行了改动。

具体改动：①根据评审老师的意见，我们重新设计和实施了研究一。相较于旧稿研究一，新稿研究一增加了对社会赞许性的测量，在统计分析中以控制变量的形式进行了检验，以期尽可能排除或减轻社会赞许性的混淆。

②此外，我们还在 6.4 讨论本文局限时增补了以下语句（增补内容以蓝紫色标出）：研究中受测量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价值判断，可能受到了社会赞许性的影响，仅研究一对此做了控制。

意见 16：研究 1 与研究 2 的自我控制不是一种自我控制，明显是两个理论。研究 1 中的自我控制是自我控制双系统量表，包含控制系统（问题解决、未来时间观）和冲动系统（冲动性、易分心、低延迟满足），实际上是基于双加工理论的受控加工的这种概念；而研究 2 中的自我控制启动明显是自我损耗的操作方式，是基于自我调节力量模型，这不是一个概念。

回应：感谢您所提出的这一宝贵意见，这一意见对于使研究更为严谨具有极大的帮助。我们在新稿中对此做出了改动。

具体改动：根据评审老师的意见，我们重新设计和实施了研究一。相较于旧稿研究一，新稿研究一更换了自我控制的测量工具，采用《自我控制量表》（Tangney, Baumeister, & Boone, 2004）的中文修订版（谭树华，郭永玉，2008），以使其与其他研究中的自我控制更具一贯性。

意见 17：研究 2 的因变量换了测量方式，为什么？作者没有解释。

回应：之所以更换测量方式，是为了以多种测量方法验证效应的稳健性。很抱歉我们在原稿

行文中没有对此做出解释。

具体改动：根据评审老师的意见，我们重新设计和实施了研究一。相较于旧稿研究一，新稿研究一更换了心理健康的测量工具，采用与研究二相同的测量工具。

意见 18：在研究 1 中自我控制是中介，而在研究 2 中变成了调节，这非常令人不解，理论推导和假设部分，自我控制都不是调节。

回应：很抱歉我们未能让您理解这种做法。之所以在研究二和研究三中使用调节效应分析来为中介效应的假设提供间接证据，主要是为了解决研究一自我报告的横断测量设计所存在的难以厘清因果关系的局限。以研究二为例，如果自我控制作为中介变量的假设成立，那么可以推论，当中介变量被控制后，自变量（君子人格）对因变量（真实性、心理健康）的正向效应将显著减弱。研究一已经通过统计法控制中介变量而验证了这一点，但有局限；研究二则采用实验操纵法来控制中介变量，以进一步验证该推论。这两种方法在 Spencer、Zanna 和 Fong（2005）的文献中分别被称为“measurement-of-mediation designs”和“moderation-of-process designs”。前一种方法在大多数中介分析研究中广泛使用，在本研究的研究一和研究四中也得到采用；而后一种方法虽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常见，但也见于《心理学报》的一些研究中，例如周圆圆、陈瑞和郑毓煌（2017）所做研究的实验三。本研究的研究二和研究三所采用的操纵中介变量的研究方法，虽然不能直接证明中介效应的成立（因为至少无法证明自变量对受操纵的中介变量存在效应），但是作为一组四项研究中的组成部分，能够为其他研究中所无法厘清的局限提供有益的补充，为中介效应的假设提供间接但有力的证据。

参考文献：

Spencer, S. J., Zanna, M. P., & Fong, G. T. (2005). Establishing a causal chain: Why experiments are often more effective than mediational analyses in examining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9(6), 845–851. <http://dx.doi.org/10.1037/0022-3514.89.6.845>

周圆圆, 陈瑞, 郑毓煌. (2017). 重口味食物会使人变胖?——咸味对食物热量感知的影响. *心理学报*, 49(4), 513–525. <http://dx.doi.org/10.3724/SP.J.1041.2017.00513>

意见 19：在研究 3 中真实性又变成了调节变量，在研究 1 中它还是中介变量，且在理论推导中它是作为中介推导的，在一个整体研究中不应如此随意变换中间变量的属性，尤其是在没有任何假设和理论推导的前提下。这里的自我控制依然是调节变量。这和整体的理论逻辑图都不符合。

回应：这一问题已在上一条意见中回应，请您费心详阅。

意见 20：研究 4 的心理健康测量方式又换了，四个递进研究换了四个不同的测量方式，即四个研究对心理健康的操作性定义变换了四次，很少见有这种做法，更换要有原因，否则四个研究如何做出递进和统合的结论呢？

回应：之所以更换测量方式，是为了以多种测量方法验证效应的稳健性。研究四更换测量方式，还在于使对心理健康的衡量更为多元和全面（不局限于没有心理症状）。此外，这四项研究之间的关系并非典型的递进关系，这四项研究都是从不同的方法角度（如横断或跨时间点、测量或操纵等）出发对同一个模型进行验证，在方法学上各有局限、互为补充，彼此之间即便交换顺序也不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很抱歉在原稿中我们没有对更换因变量的原因做出充分的说明。

具体改动：我们在研究三的引言部分增加了以下语句（增补部分以蓝紫色标出）：其三，研究三采用另一种测量方法对心理健康进行测量，以验证效应的稳健性。此外，研究四的引言部分也对更换因变量的原因做出了说明。

意见 21：研究 4 作者说要测量积极心理品质，引用的是塞利格曼的说法，但是测量的构念里是自尊、核心自我评价、情感平衡、心理症状，这里面其实没有积极心理品质，没有美德、积极特质、优势等等和积极心理品质相关的构念。

回应：很抱歉在这里使用了令人混淆的表达。在所引用的 Seligman（2002）的文献中，他呼吁“psychology is not just the study of disease, weakness, and damage; it also is the study of strength and virtue”。在这篇文献中，strength 其实并不是一个被严格界定的概念，作者的描述是“we have discovered that there are human strengths that act as buffers against mental illness: courage, future-mindedness, optimism, interpersonal skill, faith, work ethic, hope, honesty,

perseverance, the capacity for flow and insight, to name several”，作者在句尾特意强调了“to name several”，也就是说，这些品质的“名单”是开放的，而不是被严格限定的。他还指出“*These same methods, and in many cases the same laboratories and the next two generations of scientists, with a slight shift of emphasis and funding, will be used to measure, understand, and build those characteristics that make life most worth living*”。在这里，characteristics 同样是具有开放性的一个概念。尽管后来有许多研究针对这些概念给出了比较明确的名单范围，但是本文在此处引用这一文献，只是希望说明这种积极心理学的号召和趋势，而并非指在接下来的研究中采用了积极心理学研究者所指明的测量方法。此处的表达存在很大的歧义，因此我们在新稿中做了改动。对于该研究采用的 4 个概念，也做一些解释。这个框架并非我们自己放在一起的，而是遵循了以往的一项研究（张阔，张赛，董颖红，2010）用以测量心理健康的方法。其中，心理症状当然是相对传统而通用的测量心理健康的方法。而情感平衡其实在 Seligman（2002）的文章中有所论及，文中多次提到 positive emotions 和 negative emotions 的问题，很难说不是积极心理学所关注的概念。自尊和核心自我评价确实无法在该文献中直接找到，但是，文章作者在介绍用以提升 strength 的积极干预方法时举了一个例子，“If an external person, who is a rival for your job, accuses you falsely of failing at your job and not deserving your position, you will dispute him. You will marshal all the evidence that you do your job very well. You will grind the accusations into dust. But if you accuse yourself falsely of not deserving your job, which is just the content of the automatic thoughts of pessimists, you will not dispute it. If it issues from inside, we tend to believe it. So in ‘learned optimism’ training programs, we teach both children and adults to recognize their own catastrophic thinking and to become skilled disputers”，在这个例子中，strength 帮助个体以积极的态度有效应对生活中的事务，从这个角度出发，自尊和核心自我评价同样帮助个体有效应对生活中的事务。自尊和核心自我评价都涉及到个体对自身效能感的体验，而 Seligman（2002）在论述新趋势时也讨论到了“the possibility of becoming masterful, efficacious”的问题。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虽然自尊、核心自我评价、情感平衡不是积极心理学研究者所直接指明的测量工具，但是符合 Seligman（2002）对于积极心理学研究趋势的号召的。当然，我们修改了那句易于令人误解的表达。

具体改动：我们将此句修改为（改动部分以蓝紫色标出）：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指出，心理健康不应仅指没有心理症状，还应指个体拥有那些有助于胜任工作、适应社会与幸福生

活的积极力量和品质 (Seligman, 2002), 为契合这一趋势, 研究四将增加自尊、核心自我评价、情感平衡作为因变量指标, 以更为全面地反映心理健康的多面性。

意见 22: 作者在讨论中说, 本研究“是以心理学范式回答为何要成为君子的初步尝试”, 按照这个逻辑, 成为君子只是为了心理健康, 这显然是误解了儒家哲学。如我前述, 君子本身是修身的结果, 是道德完满的状态, 它是结果, 无需一个心理健康的原因, 这个问题甚至都无需回答, 或者说即使回答, 也不能用这么肤浅的实用主义形而下的回答, 这样孔孟会坐不住的。作为一个探究中国儒家文化的心理学文章, 对于儒家思想还是应该严谨。

回应: 感谢评审老师的意见, 这些意见令我们反思了许多, 我们也针对这些问题阐述一下我们自己的理解。

首先, 针对您的第一句话, 假如有人问“为什么要吃苹果”, 作为一种回答, 我说“因为它有营养”, 这是否能证明我主张“吃苹果只是因为它有营养”? 事实上, 我的回答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否认有的人吃苹果是因为它甜。同理, 从全文来看, 我们并无一处暗示成为君子只是为了心理健康。因此, 虽然您提出的疑虑非常宝贵而关键, 但是我们认为您“按照这个逻辑”所做出的推论是不能成立的, 因为其中的逻辑恐怕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 针对您的第二句话, 我们想诚恳地请您思考一下: 如您所述, 君子是修身的结果、是道德完满的状态, 那么, 为什么我们要以君子为修身的目标呢? 为什么我们要通过修身来追求这种道德完满的状态呢? (或许不追求的话, 会生活得更好?)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有太多: 例如, 因为圣人就是这么训诫的, 所以我们应当成为君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问题似乎确实如您所言“无需回答”, 但我们相信可能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种托古的证明); 或者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如此的, 所以我们应当崇尚君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然同样“无需回答”, 但似乎躲不过鲁迅的诘问“从来如此, 便对吗”); 又或者, 因为君子是合道理的、是有益于人的身心发展的, 所以我们努力成为君子。那么, 如何证明它是合道理的? 我们相信, 如本文所做的方法绝不是证明这一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 但是, 证明君子与心理健康的关联, 确实可以作为“为什么君子是合道理的”的一种回答, 进而也就可以成为“为什么要成为君子”的一种回答。

我们完全认同您所说的君子是修身的结果, 我们也非常期待在未来开展关于“如何达至君子”的研究, 但本文所聚焦的是达至君子有何正性影响, 当然, 它在一个侧面上也是对于“为何

要达至君子”的一种回答（但我们也不认为是唯一正确的回答）。我们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如您所言，“为何要达至君子”的问题是无需回答的，成为君子是无需验证即毋庸置疑、天然正确的纲领和目标；但是，它并非不可回答的，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每一种生活都需要反思是否值得度过，当我们对他们倡导一种生活道路时，当然需要证明这条生活道路是合理的、是有益于人类的身心健康的。

评审老师为我们提供了“实用主义”和“形而下”的两个标签，不得不说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本身是复杂且复合的，在这里我们仅能根据上下文语境来理解并做出回应。如果您说的“实用主义”是指通过论证君子会带来有益的后果来回答为何要成为君子的话，那么请问：孔子在劝学时说“学而时习之”会带来“悦”的结果，以此回答为何要学习，是不是一种实用主义？孟子在劝齐宣王时说仁政会带来“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结果，以此回答为何要施行仁政，是不是一种实用主义？荀子在论“礼”时说“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也是以政治后果来回答为何要遵循“礼”，是不是一种实用主义？只是孔、孟、荀并没有做实证研究收集数据来检验他们的主张。在这里，我们绝对无意主张或暗示孔、孟是实用主义，我们只是希望说明，将“以论证君子会带来有益的后果来回答为何要成为君子”简单归结为“实用主义”的做法，是对儒家哲学和实用主义的双重误解。判定一种学说是否为儒学的标准，绝非是否“实用主义”或是否“形而上学”，而在于唐代思想家韩愈在《原道》中所言“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当代哲学家陈来在其著作《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中也指出：“经世致用是古代重要的学术传统，体现了儒家注重社会实用的文化价值观。”对于孔、孟是否坐得住的问题，恐怕是不可回答的问题，因为它是基于一个不可能成立的假设（即假如孔、孟还活着）而得出的推论，因此它本身难以证实或反驳。此外，关于您指出的“形而下”的问题，我们认真查阅了《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形而上学”的含义是“①哲学史上指哲学中探究宇宙根本原理的部分；②同辩证法相对立的世界观或方法论，它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孤立的、永远不变的；如果说有变化，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这种增减或变更的原因不在于事物内部而在于事物外部”。如果采释义①，那么我们对您所指出的“形而下”的问题感到困惑，因为从这个定义来看似乎一切心理学研究都注定难以成为“形而上”的，但这也难以证明其就是无价值的或者是不严谨的。儒家哲学本就是多层次、多方面、多领域的学术体系，当然有关于“天理”等宇宙根本原理的思考，但不可否认其也有对于人性和人心规律的洞察、对于政治治理原则的把握、对于社会风俗和道德建设的探讨、对于教育和教

化规律的总结、对于艺术作品原则的论述等等，就“形而上”的定义而言，后面这些领域恐怕很难不是“形而下”的。陈来（2011）在其著作《回向传统：儒学的哲思》中也指出：“儒家的未来发展有不同层次的可能，这些不同的层次也可以经过人为的努力展开为不同的阶段。我自己的意愿是，在一个新的文化结构中，不但有民主、科学等制度化的建构，以及形式合理性的经济结构及为其所提供的人的利益动机，而且应使儒学仍然成为中国人价值来源之一，提供给中国人做人的道理、人生的意义及处世的原则规范，乃至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类命运的基本态度。”因此，本研究虽然不是针对儒家哲学关于宇宙根本原理的思考而展开的，但依然没有违背儒家哲学的立言宗旨和学术视野。

以上是我们针对这些问题的一些浅见，希望能够令您更清晰地了解我们的想法及其依据。

再次感谢两位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这些意见对于我们梳理和反思自己的研究、改进和完善这篇论文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我们反思了许多，同时也尽力将我们的新思考与新思路落实到了新稿中。衷心感谢评审老师再次费心评阅，期待进一步的交流！

第三轮（外审）

作者说明：感谢评审老师们的悉心评阅和宝贵意见！根据评审老师们的修改意见，我们做了进一步的修改（改动部分在正文中以蓝紫色标出），主要的改动包含以下方面：

- ①问题的提出部分：进一步扩充了对君子人格的详细论述，详细分析了君子人格的定义与操作性定义的契合性问题，以期使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更为扎实。
- ②问题的提出部分：补充了引证研究的一些细节，如结论形成的具体方法和被试等信息。
- ③总讨论部分：进一步扩充了“局限与未来方向”部分，增补了对于以多种不同测量工具来量化因变量的问题的讨论。
- ④重新对文章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审查与修订，对不严谨的部分进行了改写或删除处理，并重新编写了“问题的提出”部分的各节小标题。

以下我们将对评审老师们的修改意见进行逐条回应，并简述据其所做出的具体改动。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文章修改后已有明显改善。仍有一些小问题，请作者考虑。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的肯定！

意见 2：对很多关键研究的介绍太过简单。例如，在论述君子人格影响自我控制的间接证据时，作者罗列了很多变量间关系的研究结论，这些结论是通过何种方法、在何种情境下、基于什么被试研究得出的？由于这些关键信息的缺失，难以使读者清晰了解作者所列举的例证能否有效支撑所提观点和假设。文章其他部分也存在此类问题。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的宝贵意见，这一意见对于我们改善论述明晰度、提升论文质量具有很大的帮助。根据评审老师的意见，我们增补了结论形成的具体方法（如自评问卷法、情境实验法等）和被试群体（如大学生、成人、某行业员工等），以期使对这些研究的介绍更为充分、更为全面。

意见 3：引言“克己复礼为仁”部分如作者所言重点在论述“君子人格→自我控制→心理健康”，建议作者直接假设自我控制在君子人格与心理健康中的中介作用。而非分为两个假设，即中介路径的前半段和后半段。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的这一提议，我们对此做了认真的思考。经过慎重考虑，我们认为，分别从前半段和后半段去论述假设，在条理上更加清晰，在层次上更加分明。前半段和后半段各自有其哲学基础和实证证据，若要综合论述的话，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混乱，使读者难以厘清其中的关系。此外，通过重新审视全文结构，我们认为，这些假设其实是有用的，它与后面的研究展开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三运用 Logistic 回归对假设 2 进行了验证，而研究二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假设 3 进行了验证。也就是说，在本文中，它们不仅仅是作为整体模型中的一个路径而已，其实它们本身就是得到了实验验证的独立假设。据此，我们仍希望采用既有的形式，分步骤地陈述这些假设及其理论基础，以便更好地与后文的方法和结果形成对应。

意见 4: 在研究二引言部分，作者提出“当中介变量被控制后，自变量（君子人格）对因变量（真实性、心理健康）的正向效应将显著减弱，研究一已经通过统计法控制中介变量而验证了这一点”。“显著”一词似乎包含统计意义上的比较，而研究一并未有统计分析“验证”自变量的正向效应“显著”减弱了。研究二和研究三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回应: 请容许我们稍作解释，此处并非语言上的误用，研究一的统计分析确实验证了当中介变量被控制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正向效应显著减弱。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介绍，间接效应（ ab ）=总效应（ c ）-直接效应（ c' ）。也就是说，间接效应（ ab ）即是衡量了在控制中介变量的情况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效应被削弱的程度（即从总效应被削弱为直接效应），因此检验间接效应是否显著，也就是在检验这一削弱程度是否显著（即 ab 的置信区间是否不含 0，亦即削弱程度是否不等于 0）。这是我们对中介效应的理解，以及之所以如此推进研究的缘由，请评审老师参考。研究二和研究三也是类似的，这里的显著确为统计上的显著，不是语言上的误用。

参考文献：温忠麟, 叶宝娟. (2014).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22(5), 731-745. <http://doi.org/10.3724/SP.J.1042.2014.00731>

.....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 作者用极为有趣的方式回复审稿意见和修改论文。随便举几个例子：如第一点，我提出“那么作者做概念化论述的“君子”是标题“君子不忧不惧”，那么这里我猜想君子那就是两个维度，不忧和不惧。”作者回答：“抱歉给您带来了这种误解，“君子不忧不惧”不是君子的定义或含义。通过您后面的评审意见，可以看出，在您后来的文本阅读中其实已经修正了这个误解。”其实我从始至终并未修正我的所谓“误解”，我也没有觉得我误解，也不存在“修正”，给清楚概念是基本问题。我的意思是这会给读者造成阅读不便、理解不畅，需要修改。又如，我提出“作者在讨论中说，本研究“是以心理学范式回答为何要成为君子的初步尝试”，按照这个逻辑，成为君子只是为了心理健康，这显然是误解了儒家哲学。”作者说：“针对您的第一句话，假如有人问“为什么要吃苹果”，作为一种回答，我说“因为它有营养”，这是否能证明我主张“吃苹果只是因为它有营养”？事实上，我的回答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否认有的人吃苹果是因为它甜。同理，从全文来看，我们并无一处暗示成为君子只是为了心理健康。因此，虽然您提出的疑虑非常宝贵而关键，但是我们认为您“按照这个

逻辑”所做出的推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其中的逻辑恐怕是站不住脚的。”作者抓住了一个“只”字作逻辑文章，但是回避了这个问题中最重要的质疑，即作者的语言中隐含了对于这篇文章的目标是“回答为何要成为君子的初步尝试”，而答案是心理健康（没有说之一）。无意论辩。又如，“研究 2 的因变量换了测量方式，为什么？作者没有解释。”作者说明：“之所以更换测量方式，是为了以多种测量方法验证效应的稳健性。很抱歉我们在原稿行文中没有对此做出解释。”每个子研究间更换因变量是大忌，这不是对稳健性的保证，是问题。基于此，我无意在此与作者争执中国哲学问题，如需讨论，可各另撰文发表。

回应：抱歉上一稿的作者说明中采用了一些让您不舒服的表达。您的意见对于我们修改论文、提升质量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我们根据您的意见做了许多切实的改动。当然，有一些存在不同观点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力讲明我们的考虑、为我们的做法辩解，以期达成更有效的沟通。在这一稿的作者说明中，我们将遵循您的意见，不做辩论，以简明的方式报告我们所做的具体改动。

意见 2：作为审稿专家，我再次简短而明确地说明我的主要疑惑。第一，理论上，（1）强调一下：君子人格的定义和操作性定义分别是什么，如何辩护。操作性定义五个维度，在理论上要推导自上而下的五个维度和自下而上的实证问卷的五个维度吻合。否则，没有这个步骤，无从谈君子人格，如果理论不立，退一万步说，没有理论推导的支撑也无法用一篇会议摘要作为《心理学报》论文的最重要变量的操作定义和测量工具。我在审稿意见中一再提及理论概念问题，很显然，作者一直回避这个问题。

回应：根据您的建议，我们进一步扩充了对君子人格的概念介绍，在 1.1 的第一自然段增补了对于君子人格的定义和操作性定义的契合性的分析，希望能够使这一问题的论述更加充分、更加明确。

意见 3：（2）去掉不严谨的论述而非辩论。

回应：我们重新对文章内容进行了全面的核查与修订，对于问题的提出部分和总讨论部分存在的一些不严谨的论述进行了改写或删除处理。

意见 4：第二，方法上，（1）对于中介变量做调节的问题。作者提到，文章使用的是“moderation-of-process design”。使用这种方法大多是因为“This approach lends itself when manipulating a proposed process is easy, but measuring it is difficult.”（Loschelder & Friese, 2016）但是本文构念，如自我控制，是先做的中介，且先测量。以我的经验，这是退而求其次的方法。且这种所谓“moderation-of-process design”和传统中介效应是不等价的（Loschelder & Friese, 2016）。即使合适，也要在文中解释。

回应：抱歉我们在此还是需要做一些解释，我们会尽量简短：如果一项研究仅仅通过这种方法来验证中介，那么我们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即这是退而求其次的、是与传统中介效应不等价的。因为仅这种方法本身确实无法验证自变量与中介变量的关联性，因此不能直接验证中介效应。但是本文的 4 项研究是一个整体，其中对中介变量既采用了测量的方法，亦采用了操纵的方法以弥补测量法存在的因果变量混淆的局限，综合来看，这两种方法是互相补充、从不同侧面对假设的验证。当然，我们非常同意应当在正文中进行详细的说明，以避免读者可能存在的困惑，因此我们在正文中包含了以下语句：

①研究二的引言部分：“如果自我控制作为中介变量的假设成立，那么可以推论，当中介变量被控制后，自变量（君子人格）对因变量（真实性、心理健康）的正向效应将显著减弱，研究一已经通过统计法控制中介变量而验证了这一点，研究二将采用实验操纵法来控制中介变量，以进一步验证该推论（Spencer, Zanna, & Fong, 2005）。”我们明确指出，研究二意图验证的是“该推论”，而不是中介效应假设本身。

②3.2.3 研究二的结果与讨论部分：“这些结果表明，在自然状态下（即自我控制未受操纵），君子人格对真实性和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在被试的自我控制水平受到人为控制后，君子人格对真实性和心理健康的正向效应均显著减弱。这些结果符合自我控制作为内在机制的假设的推论，为该假设提供了间接的证据。”我们明确指出，研究结果符合的是“推论”，而对于中介效应假设本身而言仅仅是提供了间接的证据。

③研究三的引言部分和结果与讨论部分也进行了类似的说明，不再赘述。

④总讨论部分的第一自然段：“结果还以同时测量和跨时间点测量的方法支持假设 6，君子人格通过自我控制和真实性的链式中介对心理健康产生正向效应，实验操纵结果也为此提供了间接证据。”我们明确指出，实验操纵结果仅仅是提供间接证据。

综上，我们已经在正文中的各个关键部分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非常谨慎的描述，请评审老师审

察。

意见 5: (2) 对于随意变换测量方式 (无论是自变量还是因变量) 要解释 (非辩论) 并放入局限中。请酌情思考。

回应: 根据您的建议, 我们在 6.4 局限与未来方向的部分增补了对因变量的多种测量方式问题的讨论, 明确指出了这一局限, 以期使读者更好地把握这方面的问题。

再次感谢两位评审老师的阅读与指正。在修改与回应的过程中, 我们反思了许多也收获了许多, 文章也在各位老师的帮助下变得越来越严谨。衷心感谢评审老师再次费心评阅, 期待进一步的交流!

第四轮 (外审与编委复审)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 作者对稿件进行了修改, 修改后依然还存在两次修改时提出的理论问题, 较之最初当然还是有些改善。

回应: 感谢评审老师的肯定!

编委意见:

意见 1: 首先感谢作者非常认真负责地对外审和编委意见进行了修改和回应, 不过根据最新更新的论文, 我认为一些问题仍然存在。

回应: 感谢编委老师的肯定!

意见 2: 可以上来不那么着急说工具, 要把定义和维度说清楚。君子人格的定义我认为仍然

是需要再斟酌的，由数据得出的维度划分不能代替定义。作者文中认为“君子人格是指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思想）中的理想的人格特质”，那么，君子人格是一种人格的理想的综合状态，还是一个独立的人格结构？它与其他人格结构的关系、异同如何？鉴于“君子人格”的首创性，建议多一些对君子人格定义、理论等方面的综述。（另外，综述开头处，引用会议摘要说明君子人格的结构不太恰当，建议换成 2020 那个参考文献）

回应：感谢编委老师的建议，我们据此对 1.1 第一自然段做出了修改，以期进一步使君子人格得到更为详尽的介绍。

具体改动：①增补关于君子人格的详细介绍，希望能把君子人格的定义和维度说得更清楚，并且回答君子人格是否为独立人格结构的问题、君子人格与其他人格结构的异同问题。

②根据编委老师的建议，我们增补了关于君子人格的新的参考文献，该文献相较于原先的会议摘要更为合适。

参考文献: Ge, X. (2020). Oriental wisdom for interpersonal life: Confucian ideal personality traits (Junzi personality) predict positiv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89, 104034.

意见 3：“（儒家哲学家）基于哲学（经学）学科的研究范式得出了对于人性和人心的理论命题，而本研究希望采用现代心理学的范式为这些命题进行实证检验”，这一点上是很能体现创新性的，也是对中国本土文化价值的积极发掘，是值得鼓励的。不过，研究的假设和模型对儒家典籍的依赖性稍有些强，且有些地方变量、假设与推论依据的匹配性欠妥，具体如下：
a.对君子人格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的论述中，个人认为“不忧不惧”、“坦荡荡”不能作为心理健康的主要表征或论据。

回应：感谢编委老师的肯定！

先秦典籍由于书写材料的昂贵，确实存在言简义丰的特点，再加上语词古今异义的普遍存在，确实使得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可能存在多重迥异的解读，编委老师与我们对同一语词存在不同理解，请允许我们简单陈述一下为何我们认为将“不忧不惧”“坦荡荡”视为心理健康的表征之一是具有合理性的。我们并非古文方面的研究者，无法说明为何这些语词应当采取某种解释方法，我们能做的仅有以权威译文为参考进行解读。现当代语言学家杨伯峻《论语译

注》对“君子不忧不惧”的翻译是“君子不忧愁、不恐惧”，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翻译是“君子心地平坦宽广，小人却经常局促忧愁”，香港汉学家刘殿爵（D. C. Lau）对此二句的翻译是“The gentleman is free from worries and fears”和“The gentleman is easy of mind, while the small man is ever full of anxiety”。根据这些翻译，我们认为，“君子不忧不惧”“君子坦荡荡”的含义至少包含了：君子更少 worries、fears、anxiety、局促忧愁、恐惧。这些词与常用的《正性负性情感量表》(PANAS)中的 distressed、upset、scared、afraid、jittery、nervous 是近义词或近义词。据此，本文指出“君子被学者认为具有更少负性情感”，我们以为这种推论是合适的，并没有过分地引申或曲解原句。要从古文中找到全面反映现代心理健康定义的语词或表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在文中尽力避免将“不忧不惧”“坦荡荡”完全等价于心理健康，而仅根据原句含义做推论和概括。并且，除引用这 2 句古文外，我们还援引了汤一介（2009）的观点（儒家重视心理和谐）以及对实证研究证据进行了分析。在这些经典论述和实证证据的综合提示下，我们才假设君子人格和心理健康的关系。经过编委老师的提示，我们觉得确有必要在文中向读者阐明这 2 句古文的释义，以增强文本内容的明确性和流畅性。

具体改动：我们在 1.1 第二自然段以括号形式增补了对“不忧不惧”和“坦荡荡”的释义说明，以期使读者能够更清晰地理解我们在此段中引用这 2 句古文的意图。

意见 4: b. “人能克己，则仰不愧，俯不忤”，意思是仰起头来看看觉得自己对天无愧，低下头去想想觉得自己不愧于别人。做人要光明磊落，问心无愧，与心理健康没有太大关系，更与作者所说“这提示我们自我控制可能是君子与心理健康关系的中介因素”不太相符。c. 同理，“克己复礼，久而诚矣”，严格来讲也并没有提示我们“真实性可能是自我控制与心理健康关系的中介因素。”

回应：编委老师提出的这 2 个问题，其实都涉及到注疏学的问题，在此合并起来做一说明。这 2 句古文的理解，其实需要回到经学传统研究的范式中去，在此请允许我们稍加展开，以便更明晰地阐述这样推论的理由。

古代经学中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范式就是注疏学，注疏是对古代经典的解读。例如，《论语》原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四书章句集注》引用程子的话对此句做注疏：“时习之，则所学者在我，故说（悦）。”在这里，注疏不是孤立的，而是对原文的解读。孔子说：

学习后按一定时间实习（或温习），就会感到喜悦。那么，为什么实习会让人感到喜悦？程子解道：因为，实习使得学习的东西能够真正实得于“我”，因此喜悦。这个例子希望说明的是：注疏不是孤立的，它是用来解释经典原文的，其中一部分注疏就是用来解释内在原因、内在机制的。这种解释范式与现代心理学里面的内在机制分析是有相通之处的，只不过那是思辨的分析，不是实证的分析。又如：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应呢？《四书章句集注》的注疏对于内在原因做出分析：“责己厚，故身益修；责人薄，故人易从。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编委老师指出的这2句古文，同样是注疏，不是孤立的，是对经典原文的解读。《孟子》提出“君子有三乐”。那么，为什么君子可以“乐”？《四书章句集注》引用程子的注疏对内在原因进行解释：“人能克己，则仰不愧，俯不忤，心广体胖，其乐可知，有息则馁矣。”也就是说，君子因为能克己，所以有此“乐”。在这个意义上，程子通过注疏的形式对君子为什么“乐”做出了内在机制解释，转换成现代心理学语言，提示了自我控制是君子与积极心理状态关系的中介因素。在本句中，与心理健康有关系的不是“仰不愧，俯不忤”，而是《孟子》原句中的“乐”。

同理，“克己复礼，久而诚矣”是对“克己复礼为仁”的注疏。为什么克己能够使人获得心灵健全的状态？程子认为是因为“诚”。在这个意义上，它提示了真实性是自我控制与积极心理状态关系的中介因素。

衔接古今中西不同语言、不同学科范式的讨论，确实存在挑战。我们也始终希望并不断尝试找出没有歧义且简洁明了的表述方式。在原文中，我们努力避免表述为：“人能克己，则仰不愧，俯不忤”这句话本身提示了中介机制；而是用一个长句指出：“在解释君子与积极心理状态关系（‘君子有三乐’）的内在机制时，程子指出了‘克己’在其中的作用，‘人能克己，则仰不愧，俯不忤’（朱熹，2011），这提示我们自我控制可能是君子与心理健康关系的中介因素”。也就是说，我们在此着重想要点明的不是这句注疏本身，而是注疏者用这个概念来解释原文效应的内在机制。我们希望以上说明能够使我们引用这2句古文时的考虑得到更充分的表露。

意见 5：整体感受上，该研究整体的问题和目的不是很凸显，更多的是根据已有的实证研究结果建立合理的假设模型，但如此无法充分体现研究的价值和自上（目的）而下（操作和方

法)的思考。可以考虑提炼表述一下,让读者对研究的整体目的有一个鲜明具体的认识。

回应:编委老师的这一意见对本文的完善和提升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我们发现本文确实存在这样的缺陷。我们在“问题的提出”第二自然段增补了整体研究目的和价值的概述,这对于本文凸显问题意识、激发读者兴趣很有价值,感谢编委老师。

意见 6: 假设推导部分更多的是变量两两相关的依据,但是较少论述中介路径,有不连贯感。

回应:很抱歉原文在这一方面欠缺考虑,经过编委老师的建议,修改稿在 1.2 和 1.3 的最后一个自然段分别增补了对于中介路径的论述,以期使假设推导部分的逻辑更加明晰和紧密,我们希望这一改动能够使读者在阅读时感到更连贯、流畅。

再次感谢编委老师和 2 位评审老师的阅读与指正。在修改与回应的过程中,我们反思了许多也收获了许多,文章也在各位老师的帮助下变得越来越严谨。衷心感谢编委老师再次费心评阅,期待进一步的交流!

第五轮(编委复审与主编终审)

编委意见:

意见 1: 作者已根据外审和编委意见进行了较为充分的修改,可以发表。

回应:感谢编委老师的肯定!

主编意见:

意见 1: 目前正文有 1 万 5 千字左右,在不影响内容表达的前提下,建议对一些重复、啰嗦的句子作进一步精简。

回应:感谢主编老师的建议,我们对全文各个部分均做了压缩,在问题提出部分更加突显主干内容、进一步删去了对理论阐述和假设构建的帮助较弱的文字内容,4 个研究的引言和方法进一步精简,总讨论部分也通过内容删减与压缩而控制在了 1800 字左右。由于上一版本

的研究结果部分已经比较精简，因此在本次内容压缩中没有做太多删减。如果依据学报的规则仍须进一步压缩篇幅，请您再告诉我们，我们愿意进一步精简文本、突出主线，以更加契合学报的整体安排。

意见 2：在图 1 基于儒学经典命题的整体假设模型中，假设 6 没有标记，“《大学》：君子必诚其意”这条路径，有具体的假设吗？

回应：为了更好地回答主编老师所提出的疑问、避免我们对问题存在误解，请允许我们首先根据自己的理解来梳理一下这一修改意见中可能包含的几点疑问：①为什么假设 6 没有标记？②为什么“君子必诚其意”这条路径没有标记假设的序号？③假设 6 在正文中是否有具体的陈述？④“君子必诚其意”这条路径在正文中是否有具体的陈述？

以下我们将逐点回答上述问题，以期使我们采取这种行文方式的意图得到更为明晰的表露：

①为什么假设 6 没有标记？

这是因为假设 6 对应的是整个图 1。在正文中，假设 6 被表述为：君子人格通过自我控制与真实性的链式中介作用对心理健康产生正向效应。因此，假设 6 并不针对某一路径，难以在图中的某一路径上进行标注。

②为什么“君子必诚其意”这条路径没有标记假设的序号？

事实上，本文的整体假设即为假设 6（也就是整个路径模型），而假设 1-5 其实只是整体假设模型中的某些路径。但是，由于在研究 1-4 中的部分研究设计以及所取得的结果，是针对假设 1-5（也即模型部分路径）的检验与支持，因此为了在提出假设时更好地组织逻辑框架，也为了在后文的方法和结果中更清楚地向读者展示所针对的假设路径，因此，我们对假设 1-5 进行了编号，这些假设都可以在研究 1-4 中找到具体的对应。但是，“君子必诚其意”（君子人格→真实性）这一路径，在研究 1-4 中并没有独立的、专门的对应设计和结果，仅放在整体模型中进行检验，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专门对其进行编号，因为它都是在整体模型的假设检验中接受检验的。

③假设 6 在正文中是否有具体的陈述？

有。在 1.4 整体假设模型的第一自然段，我们对假设 6 进行了正式陈述，并对支持这一假设

的理论基础进行了阐述。

④ “君子必诚其意” 这条路径在正文中是否有具体的陈述？

作为一条专门的假设，我们没有进行特别的阐述（理由见②）；作为整体假设模型中的一条假设路径，我们已在正文中对其背后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简述。这一陈述出现于 1.4 整体假设模型的第二自然段，以蓝紫色字标注。由于君子人格的实证研究刚刚起步，暂时没有实证研究的结果涉及到君子人格与真实性的关系，因此，我们在这段陈述中主要采用的是儒家经典哲学文本中的相关理论论述。

以上是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说明，希望这些说明能够回答主编老师的疑问。

再次感谢主编老师的阅读与指正，期待进一步的交流！